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草绳几缕，山河万重

——草鞋串起的长征记忆

什么样的深情，让苏区百姓把思念编进缕缕稻草，岁岁苦盼亲人归讯？什么样的期许，让一方热土甘愿倾其所有，托举起九死一生的路途？

一双草鞋，不过稻草数两、麻绳几缕，却承载着深重的家国情义，串起一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

于都河畔，丰碑矗立。1934年10月，中央机关、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8.6万人集结江西于都，踏上了震惊世界、彪炳史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“一切向前走，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；走得再远、走到再光辉的未来，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，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。”

走进这片热土，走进这些故事，便走进了一种融入苏区儿女血脉深处的信仰……

等 待

“那年秋天成熟的草，在青色转黄的十月，编织成一双草鞋，将它放在掌心，走回出发的那天……”

舞台剧《长征第一渡》主题曲响起，上百双草鞋以绳串起，自于都长征大剧院穹顶缓缓垂落，连成一片金色的雨帘。每一双草鞋都系着一方红布条，在光影里摇曳。

抬头凝望，一双双草鞋，是藏于红土、绵延一生的思念……这是剧中人“英姑”的等待，也是无数苏区亲人的等待。

1934年10月，赣南瑞金。丈夫随红军出发时只说了一句：“革命胜利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回来。”

为这一句，军嫂陈发姑守望了75年。

身倚门框，一边编草鞋，一边眺望村口。一年一双，直到双目失明。临终前，她还在向来人打听：“我家吉熏，有什么消息？”

人们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在床前、屋角发现75双草鞋，或新或旧。那是她一年年，没有说出口的思念。

赣南，不仅是革命热土，更是一片守望之地。

于都、瑞金、兴国等苏区县，户户有红军、家家有烈士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，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赣南子弟倒下。长征带走了无数热血儿女，却带不走故土亲人的等候。

“打双草鞋送红军，表我百姓一片心。阿哥穿起翻山岭，长征北上打敌人。”苏区流传的歌谣质朴滚烫，可烽火岁月里，太多深情始于离别，终于守望，没有圆满重逢，唯有一生执念。

2026年8月23日，赣南苏区最后一位红军烈士遗孀、108岁的段桂秀与世长辞。

她的一生都在等候远征未归的丈夫，人们都以为时间早已冲淡了她的伤痛，但思念总在不经意间推开记忆的门。

于都坝脑村，大樟树下。新婚不久的段桂秀，送别了奔赴前线的丈夫王金长。

王金长脱下一件旧衣，仔细叠好，交到她手里。

“我至多离开三五年。你照顾好家里人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”

一件旧衣、临别一言，让段桂秀痴等一生。

丈夫走后，家里没了男丁，生计风雨飘摇。段桂秀陪着婆婆，带着王金长年幼的弟弟艰难度日。亲友劝她改嫁，她却执拗地相信，丈夫言而有信，终有归期。

1953年，段桂秀等来的，是一张烈士证明书。

她不愿相信，薄薄一张纸，就能定了一个人的生死。她将证明书收起，与思念相依。

2019年，101岁的段桂秀，终于在烈士英名墙上，找到了王金长的名字。

她颤巍巍地伸出手，用树枝触碰这三个字，额头抵在高大的石墙上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“金长哥哥，你让我等了你多少个三五年……”

漫长等候里不曾抵达的重逢，化成了另一个心愿——她要替金长哥哥，亲眼去北京看看他没能看到的太平盛世。

“这是天安门！这是人民英雄纪念碑……”2021年4月28日，从未出过远门的段桂秀，从于都来到北京。

回到家，乡邻纷纷上门，问她到了北京有啥感觉。她高兴地说：“没看过的看过了，没坐过的坐过了，没吃过的也吃过了。金长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些，该有多好。我是在替他享福呢……”

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，于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用AI技术让王金长与段桂秀在屏幕前“重逢”。视频里，王金长还是当年那样的年轻，目光温柔地拥抱着她。

辞别段桂秀，一副木刻对联映入眼帘：“九十载三万日青丝成雪未有悔，一百岁两世纪芳心永鼎乃无私。”这二十六个字，道尽了她的一生。

归 来

“你等过人吗？”

“等了多久？”

“你等的人，他回来了吗？”

《长征第一渡》舞台上的三声追问，也是无数等候者心底长久的叩问。

这份关于等待与归来的沉重，我们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，找到一个无言的注脚。

展柜里，一双缀着红绣球的草鞋静静安放。与粗粝的行军草鞋不同，它用的是柔韧细密的黄麻，麻绳里还捻上了布条。

草鞋的主人，名叫谢志坚。

1934年深秋，中央红军即将从于都出发。恋人春秀连夜编了这双鞋，塞到他手里。

“你穿上它，无论走多远，都记得回来。”

一句叮嘱，藏着乱世儿女的全部温柔。

谢志坚的女儿谢婷介绍，征途漫漫，谢志坚将这双草鞋悉心呵护，长征途中只穿过两次。

一次在金沙江边，当地百姓冒死撑船相送，他站在岸边，想起春秀递鞋的那个夜晚；一次在大渡河畔，身处生死险境，他誓与信物相伴、不负初心。

一双绣球草鞋，是一人一念，一世牵挂。

数十万双草鞋，是赣南苏区，万众同心。

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，一面由80双老旧草鞋拼接成的中国地图格外醒目，红星点缀中央，肃穆庄重。

“当年苏区百姓，短短时间赶制了20多万双草鞋。对老百姓来说，这是最寻常不过的物件；对长征将士来说，这是走完万里征途的底气。”讲解员管璇的话，揭开了一段军民鱼水情深的往事。

1934年9月8日，红色中华通讯社主办的《红色中华》报刊发《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》的报道，号召群众为红军赶制草鞋。号召一出，赣南苏区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捻草搓绳，编出了一双双、一筐筐红军鞋。不到一个月，20万双草鞋便募集完毕。

春秀编的那双鞋，陪谢志坚闯过湘江，渡过赤水，翻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1951年，他辗转回到于都，却得知春秀早已惨遭敌人杀害。

草鞋如故，故人难寻。半生牵挂，终成岁月留白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暮年的谢志坚亲手为草鞋缀上一对鲜红绣球，将珍藏半生的草鞋捐赠给纪念馆。病逝前一段时间，他还拖着病体来到纪念馆，只为再看一眼这双草鞋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当年和谢志坚一同从于都出发的赣南子弟，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到故乡。关于他们的去向，烈士证明书上都只有五个字：“北上无音讯”。

这五个字，成了几代人的牵挂。

随着近年来大数据比对、DNA鉴定技术的成熟以及新媒体的传播，这份跨越时空的思念，终于有了回应。越来越多尘封的名字被精准找回。

2024年，于都通过长征沿线共享数据库跨省比对，一次性核实了47位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身份。今年3月，赣州市发起“北上无音讯”长征英烈公益寻亲活动，整合公安、档案、退役军人事务等多部门资源，搭建统一的烈士信息数据库。

“我们要让无名先烈归乡有名，让长征记忆代代相传。”赣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。

山河不曾遗忘，无名英烈终有名。

传 承

“长哥，以后他们日子过得这么好，还能记得我们么？”

“你们啊，多努力，多打胜仗，将来当一个大英雄，到那时候人人都会记住你们，他们会说‘你看，当年长征那么苦，红军都能坚持下来，咱们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！’”

《长征第一渡》剧中红军小战士的这一问，在今天的于都河畔，有了生动的答案。

“红旗飘，军号响。子弟兵，别故乡……”

于都县城东门渡口，长征源演艺团的志愿者正在演出红色情景剧《告别》。

河畔，“长征渡口”碑刻鲜红。

72岁的谢婷定居深圳，每次回乡，必登台参演。一次扮演红军战士，立于渡口，风过河面，她忽然读懂父亲谢志坚当年告别时的心情，泪水潸然而下。

谢婷兄妹四人的名字，寄托着谢志坚朴素的信念。长子谢共来，意为“共产党到来”；次子“谢洪德”，寓意永感党恩；三女谢建设（后改名谢婷）、四女谢建华，寄托着建设山河、振兴中华的夙愿。

名字之外，谢志坚还传下来一门手艺。他特意教次子洪德编草鞋，常对子女说：“没有草鞋，就走不完长征路。”

从东门渡口顺着于都河往下走，离河不远的寨面村，82岁的肖南斗低着头，手里的稻草沙沙响。

老人掌心布满厚茧、指节粗糙开裂，可双手翻飞之间，搓、缠、拨、结，动作娴熟利落。父亲传下的这套七齿木架，在经年累月的摩挲之下，愈发温润发亮。

“年轻时两个小时打一双，现在三个小时打一双，一天能打好几双。”肖南斗坐于鞋架上，腰里拴紧腰枷，将用木锤锤扁的稻草搂紧，在木齿间穿梭，先打鞋尖，再打鞋身，一双草鞋渐渐成形。正应了那句老话：草鞋无样，边打边像。

每逢假期，许多研学师生慕名而来，围坐在他身边观摩学习。常有年轻游客尝试穿戴草鞋，走起来却屡屡踉跄。肖南斗一句随口感慨，道尽岁月沧桑：“你们后生仔，套着袜子怎么行呢，以前的红军哪有什么好袜子穿哦。”

他13岁跟着父亲学打草鞋，一打就是近70年。1934年的那个秋天，父亲与邻里乡亲连夜赶工，短短数日编出200多双草鞋，全数无偿送给出征的红军将士。

苏区群众昔年赶制草鞋，为的是子弟兵踏平坎坷，奔赴光明；如今坚守手艺，为的是让后来人记得来路，不忘初心。红军草鞋踏过的泥泞险路，早已变成四通八达的康庄坦途。曾经闭塞贫瘠的红土乡村，如今屋舍俨然、阡陌洁净，处处烟火安宁。

行走赣南大地，以长征、红军、长征源命名的学校、街道、场馆比比皆是，红色基因已融入城市肌理、浸润百姓生活。

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赣南儿女来说，长征从来不是遥远的史诗，它是一草一绳的温热牵挂，是一步一印的坚韧前行，是一代一代的初心接续。

足下草木常青，山河长风不息。

此程路远，莫忘来处。

（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）

开门七件事

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，便是自古流传的“开门七件事”。意思是百姓人家清晨开门，维持日常生活，这七样物资必不可少。

南宋吴自牧所撰《梦粱录》，记载的却是“开门八件事”：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酒、酱、醋、茶。酒被列入当时民间日常所需。到了元代，说法简化为七件事，元杂剧之中，时常出现“早起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唱词。酒被剔除在外，因为它并非普通百姓维持生计的必需品。

旧时普通百姓终日劳碌奔波，多半就是为了应付“开门七件事”，解决一家温饱问题。历代留下不少以此为题的诗作，多数作者已不可考。这些虽是旧时文人的遣兴之作，却也反映出，即便是风雅之士，也难免被衣食生计所困扰。

将七件事写入诗歌，较早见于元杂剧《马丹阳度脱刘行首》第二折，剧中有诗云：“教你当家不当家，及至当家乱如麻；早起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生动写出持家之人被生活琐事牵绊的劳碌状态。

明代著名画家、文学家唐寅（唐伯虎）有一首《除夕口占》，开篇便用到这七件事物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般般都在别人家；岁暮天寒无一事，竹堂寺里看梅花。”除夕岁末，别人家烟火丰盛，自己却生计窘迫，只能到寺中赏梅排遣，写尽生活困窘，以诙谐自我解嘲，别有一番况味。同类题材的诗作，不少出自无名氏之手。有一首《避债》：“前门索债乱如麻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；我亦管他娘不得，后门走出看梅花。”诗人负债缠身，无力应付，只得躲开债主寻景排遣，是穷愁境遇下的无奈自嘲。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诗作，据传为张灿所作：“书画琴棋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它；而今七事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昔日生活满是风雅情趣，一朝境遇变迁，终日要为生计操劳，落差之感跃然纸上。另有一首《百叹》，立意与之不同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而今件件费绸缪；吞声不敢长嗟叹，恐动高堂替我愁。”同样被生活开销压得发愁，却不敢叹息抱怨，生怕年迈长辈为之忧心，隐忍体贴的孝子之心，读来令人动容。

还有一首相传为旧时一位主妇所作的小诗：“恭喜郎君又有她，侬今洗手不当家；开门诸事都交付，柴米油盐酱与茶。”相传这名女子因丈夫纳妾，写下此诗抒发心中不满。说是把开门七件家事尽数交出，实际只移交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茶六样，唯独少了一个“醋”字。并非疏忽遗漏，而是以“吃醋”代指心生妒意，不点破醋字，而满腹委屈尽在言外，构思巧妙，可谓此时无“醋”胜有“醋”。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古代铜镜竟和现代镜子一样光亮

（资料图片）

走进博物馆，我们看到展柜里的古代铜镜总是以雕刻着精美纹饰的一面示人。其实，这是铜镜的背面，正面总是斑斑驳驳，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你大概也会忍不住好奇：古人到底是怎么用它照镜子、梳妆打扮的？

最近，一段爆火的视频揭开了谜底。国外一家博物馆用现代技术精细复刻了一面中国古代铜镜，终于让人看到了它当年光可鉴人的真容。

这面古铜镜的复制品是用3D打印机制作的，参照原镜的数据：直径21.4厘米至23.8厘米、材质成分比例为75%的铜和25%的锡。成品光亮得就像现代的玻璃镜子，直接刷新了无数人的认知，原来古代铜镜已经达到这么高的工艺水平。

那么，博物馆为什么不将古代铜镜重新打磨后再展出？

原来，根据文物修复的核心原则，在修复古代文物时，应该对其本身的状态保持最小限度的干预，达到“修旧如旧”的效果。比起一块光洁如新的镜面，它痕迹背后所揭示的历史信息更有价值。

此外，铜很容易氧化、生锈，即使将表面的氧化层磨掉，暴露在空气中的铜也会很快氧化。要保持铜镜光亮如新，就需要经常打磨。古代有专业的磨镜人，他们用蚌粉或兽皮把铜镜打磨得光亮如新。

（据《科普时报》）

一枚奖章见证军民同心情谊

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颁给漳州战役支前有功人员的奖章。（资料照片）

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的馆藏红色文物中，有一枚铜制奖章。它长5.3厘米、宽3.7厘米，整体呈盾形，上部饰有五角星，中间铸有“红军第四军第十师政治部奖章”字样，标明了颁授单位与荣誉性质。这枚存世稀少的红军证章虽仅方寸大小，却是福建军民在漳州战役中同心开展革命斗争的珍贵实物见证。

1932年3月下旬，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1、第5军团组成的东路军进军福建，目标是打击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、击退侵入闽西的粤军，在巩固闽西苏区的同时为红军筹措经费。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全国政治和军事的形势及红军的任务等，向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“必须直下漳（州）泉（州）”的主张，同时建议第5军团迅速由赣入闽，集中兵力歼灭敌人。苏区中央局全面研判局势后，采纳了这一建议。此后，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，率领东路军向驻守福建龙岩、漳州地区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，打响了著名的漳州战役。

早在漳州战役正式发起前，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便留驻长汀统筹后方全局。他在福建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到长汀河田、濯田等区乡视察，召开基层干部会议部署支前任务。福建省委、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分赴连城、上杭、永定等县，同步推进群众动员工作。

在各级苏区干部的广泛动员和精心组织下，闽西各地很快集结起规模庞大的支前力量。长汀县迅速组织起2000余人的支前队伍，携带500副担架随军行动，同时在赣闽两省的主要交通要道上设立多处粮站，全力保障东征红军的粮食补给；永定县出动千余人的赤卫队，专门承担前线的物资运输任务；漳平龙车区的4个村联合组建起千余人的运输和担架队；连城、上杭、龙岩等县也各自组织起数千人的运输队伍。

除了广大农民群众之外，苏区的工人群体也成为支前队伍中的重要力量。东路军驻扎龙岩期间，龙岩店员工会主动协助红军向龙岩商会借款5000元。待攻克漳州后，红军便将借款如数归还，让当地群众亲眼见证了人民军队“师出有名、言而有信”的优良作风。

在漳州战役过程中，群众的支前力量从后方一路延伸到了硝烟弥漫的火线之上。攻打漳州时正值当地春荒，粮食供应十分紧张，闽西特委发动群众“节省三升米卖到粮站”，为红军筹集到了大批紧缺军粮。部队进军天宝大山途中，突发的山洪阻断了行军道路，当地群众主动赶来帮忙，在溪上拉起绳索，帮助红军顺利强渡永丰溪。十字岭战斗打响时，五峰山一带悬崖峭壁林立、山路崎岖难行，内洞村的群众冒着被敌军发现的危险，主动带领红军绕行小路，引导部队从悬崖间的隐秘小道攻上五峰山，顺利突破了敌军的右翼防线。

红军攻克漳州后，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和工商业保护政策，城内商店照常营业。红军秋毫无犯的作风赢得当地各界群众的广泛好评，不少开明士绅和工商业家也主动找到红军，为部队筹款提供帮助。红军驻扎漳州期间，还广泛宣传党的政策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动当地群众，极大地扩大了红军在闽南地区的影响力。

在进占漳州的整整49天里，红军累计筹款100余万元，采购了食盐、药品、布匹等大批中央苏区紧缺的物资。从漳州到瑞金路途遥远，除了漳州至南靖的部分路段可以走水路、少量路段有汽车辅助运输之外，其余路程全靠支前群众肩挑手抬。当时正值南方雨季，沿途山路泥泞湿滑、难以前行，支前群众便采用接力转运的方式，把大批缴获物资和紧缺物资从闽南一路安全送回中央苏区。其中，龙岩“十姐妹运输队”的先进事迹更是在整个中央苏区广为流传。正是在沿途群众的接力支持下，这批宝贵的物资才顺利运回中央苏区，有效缓解了根据地当时财政困难、物资紧缺的状况。

为了表彰在支前工作中立下功劳的人员，作为东路军主力全程参战的红军第4军第10师，其政治部专门铸造并颁发了这批铜质奖章，将这段军民同心的革命情谊，定格成了我们今天仍能亲眼看见、亲手触摸的珍贵历史物证。

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不惧“大人物”的教授

白鹏飞是我国早期的行政法学家，1931年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。他曾当着几千名师生的面，斥责国府委员褚民谊，在全国轰动一时。

1934年春日的一天下午，北平大学法学院大礼堂挤了近3000人，等着“聆听”国府委员褚民谊的演讲。褚民谊演讲的内容是批评各大学的创造人才问题。当他说到某校出的人才多，某校出的人才少，不知谁在台下发出一种好像踏地板的声音，褚民谊误以为是法学院的学生对他不敬，当即大发雷霆道：“法学院学生的这种举动太野蛮，尤其是学法律的大学生，不久就要做治人的人了，而竟有这样的行为，可见平日的修养太差。”

褚民谊话音刚落，法学院一名学生就站起来问道：“褚先生何以知道那种举动是法学院同学干的？请指出来！以便院长从重发落。不过我个人深信，法学院没有这样的人。褚先生要知道今天的演讲是公开的，本院的同学不过占八九分之一的人数。”

这样一来，褚民谊越发恼羞成怒了，脸色越发黑了。就在这时，白鹏飞站起来大声说道：“本来请褚先生来，是为给学生们以学术上的启发和探讨的，并不是要受中委大人的教训的。现在褚先生很使我们失望，那么演讲无需再继续下去了，散会吧！”

学生们本来就看不顺眼褚民谊的盛气凌人，在听到白鹏飞的这番话后，当即就“哗啦啦”地散去了，生生将褚民谊这位国府大员独自晾在了讲台上。

这件事刊登在上世纪30年代北平大学生刊物《大学新闻》上，是由几名大学生记载下来的，在学生的笔下，他们的白鹏飞教授气宇轩昂，没有一点奴颜婢膝，在自己的学生遭受无端指责时，不计后果地凛然站出来，毫不客气地对不可一世的国府大员迎面一击，这样的老师，理所当然得到学生从心底里发出的信赖和尊重。

（据《联谊报》）